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
第三十六回 神女化婦試真僧 冤孽逢魔謀報怨

話說萬聖寺山門神將，不容眾和尚陰靈入寺。眾靈哀苦求告。神王道：「須是看你們緣法，這寺內一個輕塵和尚，受賄賣經，墮了罪孽，被高僧開度救解。事必醮謝道場圓滿，定然攝孤。乘此機會，汝等仰仗道力，方得入門。」眾靈大喜。卻說道育為鬱氏五人課誦經功，上通三界，感動諸佛聖眾。第五位阿羅尊者，正在洋洋大海觀濤，抱膝而坐。只見波中現出一位神女，向著尊者拜舞。尊者問道：「法身何自，色相何為？」神女不答，但袖出一書。尊者令侍側蠻使受其書，看了亦不語。良久，只見蠻使說道：「尊者問女而不答，女出書看而不語，何以示侍使？」尊者乃說一偈道：

法身色相，即道之在。

海洋神女，隱顯何礙？

阿羅尊者說偈畢，把手向寺前一指，說道：「試法座課誦之禪心，濟山門有情之冤孽。」那神女聽得，忽然出波飛空到得寺門，分身顯化，變了一個婦女。但見他：

國色妖嬈，形容窈窕。蛾眉橫翠黛，粉臉映紅桃。額上花鈿，妝出多嬌多媚；風前繡帶，飄掛傾國傾城。顛巍巍斜插鳳頭釵，輕盈盈緩動金蓮步。宛然月裡嫦娥，恰似廣寒仙女。

卻說阿羅尊者神光照察，山門外有情冤孽，未得高僧度脫，終是阻隔在一種魍魎孤魂之內。護教威靈，監門嚴肅，又何敢妄進山門，受領高僧法食？但他在世，披剃入教，尚爾有情，所以還動了阿羅大慈悲意，指示神女到寺，正為有情一節。神女原屬道體法身，不言覺悟，化身逕到寺中。天龍八部，位位都知這神女奉尊者道旨，只見她雜在眾信男女中，等候眾僧香幡導引，道育上殿。道育出了靜室，緩步中行，上得殿來。先參禮世尊金容，便合掌兩廡聖眾，然後端坐法座，朗誦經文。眾僧敲鐃擊鼓，齊誦諸品。這神女越出眾善信男女班中，爽爽朗朗上前，扭扭捏捏出眾，合掌跪拜，把一點秋波左右四顧。此時只有捧茶侍眾的行者眼賤，隨喜的男女偷看道：「誰家這等個婦女也來聽經？」這神女聽聞經畢，只見眾僧中一個首座和尚，起身走近道育座前，說道：「道場圓滿，眾信欲要施一堂法食，以超度孤魂魍魎。」道育道：「我為報本者課誦諸品經咒，心願既酬，這法食功果，眾師自有道法兼全的一憑勝舉。」此時輕塵和尚受過警戒，自投誠向道，乃出一班答道：「弟子願施法食。」神女乘空兒上前說道：「我為丈夫客外，保佑公婆，願施一堂法食。」眾僧方才抬頭一看，道育在法座上，只如不曾見聞。輕塵忙說：「女善信，我這道場俱是僧房，共湊功果，不受外方分文錢鈔。你若為公婆保佑，便是孝；為丈夫立心許願，便是忠。只須道個姓，通個名，我們法會中，自與你通稱保佑。女善信，且請回家，不必在寺中伺候。」神女聽了，一面稱謝，一面把神力普照。見那眾僧班中，上等信受佛祖修持，自然不動色慾心性；中等見道育高僧對境兩忘，他也禁止邪私，就是有一等顧盼色相的，畏宗教禁戒，不敢萌一毫淫念。神女遍照中情，單單暗誇道育：「真是西方有手眼的長老，那見眾等禪心不亂！」乃走出山門。果然見許多長老沙彌，冤魂罪孽，乃問道：「汝等既是削髮出家，宜歸善道，何為狼狽到此？」眾靈泣道：「某等俱是遭崔、寇讒誅，亂竄至此，伏望女菩薩攜帶進寺門，瞻仰勝會。」神女道：「汝等生前皆是釋門弟子，出入寺刹，本無阻礙，為甚汝不守禪規，謹持戒行？生負釋教遭誅，死後尤難入寶殿。你且靜聽，俟施法食。若及汝等有情，那高僧自有慈沾一類。」

神女戒諭他們一番，飛空仍復歸海。見了阿羅尊者，方開言說道：「尊者大慈，令我試僧禪心，度脫冤孽。果然守真的，自守其真，毫髮不亂；冤業的，自取冤業，當有度脫道場。只是命我試僧，這一番色相，反設出幻化不情，非道心所有。」尊者笑道：「將欲匡助其功，必先探試其德。功由德著，試乃德因。世尊以慈悲演教，愛人無已，盛心正見於此。」阿羅尊者說罷，那神女散去，阿羅仍復歸聖位不提。

卻說道育經功圓滿，眾僧議施法食。乃虔誠入靜室，拜請祖師登座，攝孤施食。祖師方出靜，問三弟子：「這兩朝上殿作何功德？」眾僧便把課誦功德備說一番，仍乞祖師登座。祖師微微笑道：「施攝科儀，吾從前未演；經文諸品，吾能誦未專，吾於慧照中見汝等見色相把持不亂，即此一念，渾忘人天兩合，有情無情皆從此度。本不當又生別法，只是可憐那冤愆愚昧魍魎，尚守山門外地。盡汝眾心，自去修建。我當令徒弟，助一時之力。」眾僧聽了，唯唯退出靜室，各相計議修建圓滿施食道場。向、鬱二氏父子及遠近村鄉善男信女，喜捨功德，眾僧卻也不辭，也不募化，當下就尊輕塵為班首，上法座攝孤施食。經文咒語，這輕塵和尚果是精熟。但見他：

毗盧帽頂戴莊嚴，錦袈裟身穿齊整。

口裡誦咒語梵間，手上結牟尼心印。

卻說輕塵和尚向來心性不明，墮了罪孽，被尼總持救脫，祖師演化，自悔前因，頓修淨業，在施食壇上顯設法力，開度孤魂等眾。那山門外這些冤孽，有當初在世學好的，只因被那不學好的連累坑害，雖然是限數莫逃，劫難適值，到底好的有情，精靈未投六道，偶逢道場勝會，還得神力慈悲，沾及佛門法食，免沉餓鬼道中。那在世不學好的，已違戒犯規，墮入不明罪孽，卻被正氣神王，不容他渾擾道場，阻攔不放他進。這冤孽，見內中生前好的，個個容入山門；攔著的，都是那吃葷飲酒、邪淫犯戒、避王法、躲差徭。他道釋門廣大，豈知冥冥鑒察，更是個惡業。這一種惡業不得進山門，鬧鬧吵吵，在神王前哀求道：「上聖可憐我也是無主孤魂，放進山門，瞻仰勝會。」神王道：「你生前不自憐，此際誰憐你？」眾孽答道：「我愚，不知生前何不自憐。」神王道：「這憐字，乃慈悲方便第一個正大道理；這自字，乃是你心中一點獨聞獨見。比如那既受戒行，切不可吃葷肆殺，減卻了慈悲，不念那眾生受諸苦惱，只要快口充腸。中心既忍不憐，到此又誰憐你？」神王一面說，一面把降魔寶器打逐這些冤孽，這孽中就有一種德賴的說道：「方便門口攝孤普度，原不論有情無情，一概超度。他既不放我等，難道沒處去走？世語說得好，」此處不留人，更有留人處。『幾多冤孽被神王打逐的，沒遠沒近跳竄。且說那陶情輩這些邪魔不服，押解地獄，乘空飛越，到得一座邊海極處，冷落空山相聚，自羞自愧，各各說一番，笑一會，惱一場，哭一頓。那陶情說道：

笑我陶情，昏沉日行。

只貪解悶，不惜損神。

今朝把盞，明日提瓶。

厚交曲孽，結契醞醞。

滔滔皆是，陶令同盟。

正喜交歡，遂欲逞淫。

誰知薄倖，遇著僧人。

直拒不染，使我孤伶。

還押地獄，滅我令名。

這宗仇恨，心實不平。

王陽對著眾魔也說道：

哭我王陽，不聽人勸。

終日邪思，姦淫眷戀。

別室專房，後庭充院。

喜的青樓，親的粉面。
龍陽西施，枕席日薦。
刮髓枯精，是吾之願。
誰料寡情，遭僧下賤。
不近分毫，反取憎厭。
押赴冥司，威生慧劍。
恩愛成仇，一揮兩斷。
艾多對著眾魔也說道：
怪我艾多，為世奔波。
囊廂充裕，有笑有呵。
生涯寂寞，受辱受磨。
有餘父母，夫妻以和。
交朋搭友，愛弟敬哥。
我因恃此，為世所呵。
誰知命蹇，遇此禿魔。
不貪為念，絕我奈何。
似欲示清，廉靜無苛。
可笑可恨，想有刁唆。
分心魔對眾也說道：
說我分心，剛暴結姻。
好使忿戾，怒把仇侵。
三皇伊始，盤古到今。
干犯吾淺，報復要深。
些微不耐，動輒生嗔。
好勇鬥狠，不顧辱親。
誰知自餒，和尚根因。
綿綿火性，不起半分。
還要滅我，押出迷津。
太和靜定，斂息存真。

分心魔說畢，看著貪嗔癡眾邪魔許多種類，卻也會說笑，會嗟歎，個個也要說一番。他便禁止眾魔，說道：「你等也該容你訴說心中抑鬱情節。只是你們久與和尚隔別，縱有一等與你們沾染的，卻是自上門的生意，他來尋你，不是我等到入門上尋人。」陶情們正講說，怪恨和尚絕滅他，一心裡偏要尋，趁和尚過惡，報復仇恨。卻遇著神王打逐的這些冤孽，飛空到得這海山冷處，聽得陶情等咕咕嚶嚶，笑笑惱惱，說的一篇情話，乃見形與眾相見。陶情卻認的是往日鼓弄他們舊主顧，奪了他們糖鐵鞭，偷得戒尺等器的一班熟腳。乃問道：「自往日相別，今朝乃會，一向的風聲，聞知你們得以類度，何事又到此來？」冤孽泣道：「我等只因與列位交納，雖快一時心情，卻墮落無邊罪孽。昨在萬聖寺山門，把守神將不肯放人。他道我等污穢道場。」陶情道：「山門出入，莫說你等，便是我們若回心向善，也得入方便之路。」冤孽道：「莫要講他，正是說我們知法犯法，比列位又加一等，不肯放人。如今事已到此，所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想當時不受戒行，吃葷飲酒，與列位相親，倒不致如此。如今反被戒行誤了。我聞他師徒演化震旦國度，因欲東行，不免附搭著列位，阻撓他東行去路，教他們難行演化。」陶情道：「你們叫做當坊欺壓當坊。世語說得好，」若要佛法興，除非僧贊僧。『你自家人要害自家，只恐行不得。』冤孽道：「如今既到列位這處，萬乞見容，仍同舊好。」只見王陽說道：「我等混跡紅塵，恣情清世，往年曆一劫，起一名，改一姓，想在那靈通關，被元通和尚嘴舌，講他不過，躲離了他。聞知他隨師行教，善功已滿。卻又悟了上乘，騰雲駕霧，找尋我等找尋不著，如今往西方去了。」艾多聽了笑道：「那和尚若是悟了上乘，何勞找尋我等？我等自有神王押解與他。」分心魔問道：「艾多哥，你如何知他不曾悟得上乘？」艾多道：「上乘就是達摩四彈禪關之旨，當時便是叫他把我等四個會意。」陶情道：「聞知元通和尚也悟得廉靜寡慾，四個我們對頭。」王陽說：「悟便悟了，還未悟徹。聞知如今這達摩老祖，隨有三個弟子得了四彈家教，所以誓願演化。」眾冤孽問道：「四彈之教，果是何意？」王陽道：「高僧尚未覺悟，我等何知？但只聞得他師弟子，往往開發世人正大光明，莫不就是這四彈道理？」冤孽又問道：「正大光明卻是何等道理？」王陽道：「就是世人孝弟忠信這一派道理。」冤孽笑道：「和尚家，為生死事大，自有修行先天最上一乘。不去度脫凡愚，卻在這後天人道上勞心。可惜我等生前被列位蒙蔽，迷而不悟，失卻了先天道理。如今悟又遲了。」只見貪嗔癡等邪魔聽了，也說道：「你們生前連人也不悟，還講甚麼先天。你那裡知他師徒著意後天人道，演化世人，正是培植世教，格正人心，積累後天之理，以超上乘之基。」眾冤孽聽了道：「你們如何知之明？」貪魔道：「我等也只因他們守之固，與我等相謬。」冤孽道：「我等正在此不得入門，說不得甚麼知之明，守之固，借一位與我等報個冤仇。」只見貪嗔癡邪魔道：「小子幫你報個怨罷，好歹鼓弄幾個不正大光明的，阻攔著他師徒演化。」分心魔道：「如今也難阻攔他了。」怎生難阻，下回自曉。